比尔·盖茨变身美国大地主的图谋何在

比尔-盖茨变身美国最大农田主，大家可能都会大吃一惊。因为，前期盖茨是windows视窗的发明者，后期他与夫人梅琳达-盖茨一起创办的慈善组织有声有色，在国际国内成为最有公信力的慈善机构之一。就连巴菲特也把自己的财富托付给了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也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曾经投资一些疾病防治等项目。

在这次世纪罕见疫情中，比尔-盖茨也是最捉急的慈善家，不断呼吁加强防护，呼吁政府必须要采取效仿中国的戴口罩、强制隔离措施。印象最深刻的是盖茨在中国中央电视台新闻1+1中与白岩松的对话，谈论疫情防控和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发挥的作用令人肃然起敬。

在关于全球私有慈善机构的认知中，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应该是最成功者之一。在企业家功成名就转型转身中，比尔-盖茨应该是最成功的。原来以为比尔-盖茨转身做慈善是个闲差事，搞不出什么名堂；原来以为盖茨离开微软科技事业注定不会有多大出息，基本处在养老状态。这一切都错了。盖茨不仅更忙了，事业更多更广了，而且对人类贡献比其企业家身份更大了。这不，一不留神，比尔-盖茨竟然成为美国最大的农田主了，到底怎么回事呢？比尔盖茨要去农村种地？听听我给大家详细絮叨絮叨。

原来，根据美国地产月刊《土地报告》的最新报告，身价近1210亿美元的比尔·盖茨已建立了横跨美国18个州的大规模农田投资组合，在美国各地购买了24.2万英亩的耕地，这足以使他成为美国最大的私人农田所有者。24.2万英亩是个什么直观一点的概念呢？相当于中国土地常用计量单位的146.9万亩。

所有耕地都由比尔·盖茨旗下投资公司Cascade Investments直接或通过第三方持有。这并不是盖茨第一次涉足农业。2008年，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就宣布提供3.06亿美元赠款，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南亚的小农中促进高产、可持续的农业。该基金会还进一步投资开发和推广抗气候变化的超级作物和高产奶牛。2020年，该组织宣布成立Gates Ag One，这是一家致力于推动这些努力的非营利机构。

人们都在猜测盖茨持有这么多农田的目的作用是什么？虽然目前还不清楚具体干什么？但不干什么却非常明确了，就是不会用于传统农业。我分析有两大用途：一是这些土地可能用来进行高效农业的农产品产量提高实验、输出粮食给非洲等贫穷地区。这也符合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的服务公益慈善事业的宗旨。

第二个用途可能是用于保护土地资源的需要。在资本主义制度里的土地私有制神圣不可侵犯情况下，一些类似盖茨这样的富豪虽然没有政府行政权力来防止城市无节度开发，盲目快速吞噬土地和耕地，但是可以利用财富的购买力力量，购置大量土地农田，放置在那里，阻止城市盲目扩张侵占宝贵的土地耕地资源。这就可以解释另一个现象，即很多美国富豪都持有大量具有土地所有权的土地。

我们注意到，虽然盖茨可能是美国最大的农田拥有者，但他绝不是最大的个人土地所有者。在《土地报告》的美国100大地主的名单中，位居榜首的是自由传媒集团主席约翰·马龙，其拥有220万英亩的牧场和林地。CNN创始人泰德·特纳排名第三，拥有横跨8个州的200万英亩牧场。甚至亚马逊的创始人兼CEO杰夫·贝索斯也在大规模投资土地，其拥有42万英亩土地，主要在西德克萨斯州，在榜单上排在第25位。

这些富豪拥有这么多农田和土地包括牧场林地等，他们的主业又不是农业农牧林业等，购买这些土地的目的一方面是保持土地的本来属性即农田、林地、牧场、种植经济作物等，从而保持自然的田园风光。另一方面无形中起到了保护土地不被用作非农业侵占与开发的目的。私有土地不可侵犯，成为了富豪们利用财富力量保护土地的武器。这很值得其他一些国家对土地管理的思考，很值得全球所有富豪如何参与到土地保护中予以借鉴。

难道不是这样吗？

数字科技：不是去互联网化，而是去金融化

曾经人们一度认为，只要不像互联网金融那样做平台和中介，就可以躲过洗牌，于是，大家都开始削尖了脑袋向数字科技靠拢。越来越多的玩家开始投身到数字科技的洪流里，他们试图通过数字科技的外皮来掩盖依然对金融的迷恋，然而，终究纸里包不住火，越来越多的事实开始证明那些口口声声将数字科技当成是发展重点的玩家，他们却依然在脚踩两只船，一只脚在金融，一只脚在科技，所谓的金融与科技并未真正分家。

难道所谓的数字科技仅仅只是一个概念吗？难道金融始终都是数字科技的终极归宿吗？这或许是我们不得不值得我们去深思的重要课题。如果金融依然是数字科技的终极归宿的话，那么，我们或许并不需要大费周折去做所谓的新技术的布局，仅仅只是做模式上的创新即可。既然我们对数字科技如此热衷与重视，就说明数字科技还是被寄予厚望的，至少数字科技带给我们的想象空间要比仅仅只是将金融作为终极归宿的空间更大。所以，人们才会抛弃赚快钱的轻便，而去投身到数字科技的艰难困苦当中。

人们的希望是好的，但是，现实却是残酷的。虽然数字科技的想象空间更大，但是，依然没有大到足以让人们放弃做金融的邪念，于是，我们看到很多的数字科技玩家，表面上说自己在做数字科技，而实际上却依然在做着与金融相关的买卖。所以，在某些时候，数字科技并不是一个脱胎换骨的存在，而仅仅只是变成了那些对金融依然充满了迷恋的人的提线木偶。

如果真的如此的话，那么，数字科技玩家的赋能和改造或许仅仅只是为了为他们收割流量铺平了道路而已，等到“东风”全部都具备之后，所谓的数字科技玩家依然会成为他们收割流量的工具。所以，真正认清数字科技是什么，并且真正找到属于数字科技的正确的发展道路，而不仅仅只是一味地将数字科技当成是外皮，才是确保数字科技能够行稳致远的关键所在。

笔者始终认为，数字科技是彻彻底底的去金融化。只有真正将数字科技与金融之间的关系彻底厘清，我们才能找到属于数字科技的正确发展道路，从而让数字科技是一个独立的存在，而不仅仅只是一个概念。事实上，真正做到彻彻底底的去金融化的数字科技玩家并不存在，我们看到很多的数字科技玩家始终无法彻底摆脱与金融之间的联系，最终让数字科技的发展失去了更加广阔的空间，而仅仅只是变成了一个在金融势力范围之内的存在。

无论是这些玩家的改造对象，还是他们的盈利模式，我们都可以看到与金融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虽然通过将目标对象从C端转移到B端，跳出了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怪圈，但是，如果数字科技依然只是一个局限在金融本身的存在，就算是它再有颠覆性，再有创新性，或许它始终都是一个金融物种，而不是一个新物种。所以，想要让数字科技真正有所突破和创新，我们就必须进行彻彻底底的去金融化。

可能有人会说，将数字科技进行彻彻底底的去金融化是不可能的，因为数字科技就是来源于金融行业的，如果对它进行彻底的去金融化，就相当于自断经脉，必然是自取灭亡的。虽然这种说明有一定的道理，但是，笔者更加愿意将这种看法定义成为一种站在金融的角度来看待数字科技的观点，如果我们跳出了金融的范畴，站在更高的维度来看待数字科技的话，我们就会发现所谓的数字科技并不仅仅只是存在于金融行业当中，零售、制造、出行等诸多领域当中，我们都可以找到数字科技的影子。

人们之所以会自然不自然地将数字科技与金融深度联系，就是因为他们习惯了用金融的角度来看待数字科技，并且夸大了金融的作用，他们认为，作为经济社会运行的命脉，金融是“毛细血管”，于是，他们就可以借助金融的这一作用，将数字科技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虽然这种看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它却不是数字科技的全部。同仅仅只是将数字科技与金融深度相连相比，笔者更加愿意将金融看成是数字科技的一种场景，除了金融之外，数字科技还有更加丰富的内涵和意义。

数字科技的这些新的内涵和意义需要我们跳出金融的怪圈来看待，而不是站在金融的角度来看待。如果我们站在金融的角度来看待数字科技，那么，数字科技始终都无法跳出金融的牵绊，而如果我们跳出了金融的束缚，站在更高的维度来看待数字科技的话，我们得到的或许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观点。

所以，当数字科技的发展正在进入到十字路口的时候，我们真正应该做的是通过彻底的去金融化来寻找数字科技更多地发展道路，从而让数字科技彻底摆脱金融的束缚，从而进入到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首先，我们要从更多的场景和应用当中为数字科技汲取能量。现在，我们所处的时期是一个互联网时代落幕，新技术方兴未艾的大变局阶段。在这样一个阶段，新技术开始取代互联网成为改变传统行业的主要力量。同互联网技术仅仅只是进行去中间化的处理不同，新技术对于传统行业的改造显得更加彻底和全面。

不仅仅只是金融行业，零售、制造、出行、健康等诸多行业都发生一系列的数字化变革，数字正在成为一种全新的生产要素。在这个大背景下，如果我们仅仅只是将数字科技的范畴归结到金融行业，而忽略了金融之外的更多的行业，那么，所谓的数字科技其实就仅仅只是变成了一个金融进化的代名词。如果这样的话，即使是数字科技有再多的创新，即使数字科技有再大的潜能，都是无法获得突破性的发展的。

这其实与区块链和数字货币之间的关系有些类似。所谓的数字货币仅仅只是区块链技术万千应用场景的一个，而不是全部，如果我们把数字货币看成是区块链技术的全部，那么，区块链技术的功能和作用势必无法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数字科技同样如此。金融仅仅只是数字科技的一个场景和应用，我们并不能够一味地从金融行业汲取能量，而是需要在更多的场景当中汲取能量，才能让数字科技变成一个数字经济时代的新基础设施，而不仅仅只是金融的“势力范围”。

其次，我们要将数字科技应用到更多的场景当中。所谓的数字科技并不仅仅只是一个生于金融，用于金融的存在，而是一个新型的基础设施，它可以应用到金融之外的更多的应用场景当中，并且只有将数字科技应用到更多的场景当中，才能将它的功能和作用发挥到最大。

然而，现实情况却并不是这样。我们看到的很多的数字科技玩家仅仅只是把数字科技看成是一个应用于金融行业的存在，甚至一些玩家将数字科技与金融行业深度绑定，他们所有的解决方案都是为了金融用户来量身定做的。虽然这种发展模式在产业互联网的大背景下可以获得一定的发展，甚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金融行业的运行效率，但是，如果数字科技仅仅只是金融行业专属领地，非但大大地限制了它的功能和属性的发挥，甚至还将限制金融行业功能和属性的发挥，让金融无法更好地回归实体。

所以，我们不能仅仅只是把数字科技看成是一个只有金融行业存在的物种，而是需要将数字科技应用到更多的场景当中。当我们把数字科技应用到更多的场景当中的时候，它的功能和作用便不再仅仅只是为了金融行业为生，而是有了更多新的气象。这个时候，所谓的数字科技便不再仅仅只是一个与金融存在着剪不断、理还乱关系的存在，而是变成了一个可以与更多的场景，可以与更多的行业都产生了深度联系的存在。当数字科技的应用场景不断增加，它的普适性便开始不断丰富，它与金融的联系同样开始弱化，从而真正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时代，最终成为一个能够与不同的行业都产生深度联系的“新基建”。

当互联网金融的监管持续且深入，我们看到的是越来越多的互联网金融玩家开始投身到了数字科技的洪流里，甚至一些玩家借助数字科技的概念躲过了金融监管的风暴。于是乎，人们开始认为所谓的数字科技其实就是互联网金融的代名词，进而让它与金融行业深度绑定。无论是数字科技的目标对象，还是它的来源都没有摆脱金融的束缚，于是，数字科技便成了金融进化的专属。

这种简单、粗暴地将数字科技与金融深度绑定的做法，不仅束缚了数字科技的发展，甚至还将数字科技带入到了新的发展怪圈当中。对数字科技进行彻底的去金融化显得尤为重要。认识到数字科技的本质是彻底的去金融化，而不是去互联网化，才是它真正进入到全新发展阶段的关键所在。